

經部

〇四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菜 刑部即中一許水椿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沈青藻 總校官無古士臣倉聖於 腾録監生臣朱 恂

ところう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稗疏 提要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別著録是書 LALE W 皆辨正名物訓話以補傳笺諸說之遺如詩 者謂之召南此别據史記謂雖陽為周召之 譜謂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 臣 等謹案詩經稗疏四卷 詩經俾疏 經部三 詩類

萋萬 微自為可食菜而非不可食之歲于木 以牛将言之於草則辨養為雅章之屬而非 之不當以黃牛黑唇釋之解剛之剛為們則 九十其傳之語當引爾雅七尺曰榜之文釋 為味詩意言雀實有角鼠實有牙于歐則辨 鳥則辨雖鳩之為山禽而非水鳥雀角之角 治之南國也證之地理亦可以備一解至于 語以陕州為中線西南分之周南者周公所

金分巴丹全書

提委

文三日日上小十二 档之榛即詩之所謂例而非榛栗之榛于蟲 為子于魚則辨顧之即鯉而集傳誤以為黄 異名之物果贏負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 則辨斯螽莎雞蟋蟀之三蟲各類而非隨時 制及毛傳訓祭為歷錄歷録為紡車交紫之 魚鮪之似鯉而集傳誤以為鱘魚于器用則 則辨詩言樸者實今之作作者實令之樂棒 辨集傳訓重較為兩騎上出軾者之未語車 許經律職

金万里及人 哀姜而言則据爾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釋甥 字謂無衣為作于秦哀公則指楚之借號以 **嗟為作於魯莊公如齊觀社之時指莊公娶** 釋王字義亦可通惟以淇澳為二水名緣竹 地降神之謬皆確有依據不為應斷其謂狗 裸將之訓為灌與英一義而歷武白虎通灌 稱脫為飲酒丁序而非集傳所云函公之堂 名而集傳增一然字之差于禮制則辨公堂

大司司司 小山 史冊無明文抑與祭法待響郊稷之說異矣 諸侯之國推至見棄之由則疑為諸侯廢擊 義木瓜木桃木李為刻木之物董茶之茶與 立堯之故即以不康不寧為當日情事無論 塗通為穰草和沢奉璋之璋為牙璋連下文 為二草名葛展五兩之五與伍通為行列之 姊為帝 勢妃后稷為帝 擊子平林為帝擊時 六師以為言未免近鑿至于生民一篇謂姜 詩經牌疏

金矢口及白聖 鍾 輕賴惟務以詩譯數條體近詩話始猶竟陵 考證又叶韻辨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 四卷之末附以考異一篇雖未販備亦足資 削不録以正其失馬乾隆四十四年七月 惺批評國風之餘習未免自穢其書今特 總 總禁官臣紀的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校 官 臣 陸 貲

一次之四車全馬 持經秤疏 荆揚徐豫之人咸被文 屬之太師分而國之 漢陽王夫之撰 所職之邑六州者 豐乃分岐邦周公旦

集傳以周南皆文王后妃之德而召南為侯國之詩 而治 按 氏春秋傅亦曰周南先王之德召南先公之化故朱 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 為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維陽為周召從可知已映 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名 何彼粮兵以詠 初無同異何 各以其治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 所分于王侯賢聖哉蓋周公召公分 王姬彼茁者葭用賦靈園與桃天 也北界 河雅南踰楚塞以 南 南 胡 盐 國

少江四車全島 一 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湔水入馬又東別 墳言江汝之間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繁之周南 大要可知故漢廣魚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河也 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定又曰江有氾按禹貢岷 安部獎順慶保寧是已其國之詩或其國人所作或非 汝顏是已陕西所統之南國為召南則令漢中商稚與 東所統之南國為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 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紋今雖亡考 詩經种疏

均州皆在終南之陽於春秋為庸處召南在陕南 山之陽南山終南山也爾雅山南 總名沈即汜也言沈言汜皆川 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汜者水決復入之 明 未有天下侯國 傳以景陵之沱氾當之未是又殷其靁之詩曰在 矣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為二南不言國 **沦入江過都安縣今前** 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 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 北西漢水今嘉南之 曰陽自漢中而東 者 Ż 文 西 南 至 地 £

亦云唯 とこうえしたう 之驚陸佃曰點性好時立不移處所謂點立義取 者應之屬通曰鳩却子所 雎 禽經雕為王雖魚鷹也亦曰白鷹陸幾疏曰幽州 為 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 諸説参考則 鳩 獨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說文白屬王雎也顏氏匡 从此 鳩白屬又爾雅楊烏白屬郭 佳从 且 溺 睢 雅 鳩之為魚應其名曰 獨明矣謂 睢 鳩王雖郭璞曰賜類今江東驛 許經門派 謂與鳩者應也雖食魚而 璞曰似鷹尾 Z 上 諸 白 謂 謬 鳩 Jt.

睢鳩熱鳥相去遠矣 時珍本草言其翱翔水上扇魚令出一名沸波又能 處以其立不移處別則異所故以與夫婦有別之義李 熱也其爲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時交則雙翔別則異 常在也本為為鳥之屬故毛公云擊而有別擊之為言 為鳧騰之屬殊為失實鳧縣水鳥睢鳩山禽鳧縣小鳥 水鳥故郭璞云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經言在河之洲非 取食一名下窟鳥其尾上白者曰白鷹是已集傳以

金月四月分書

左右流之 集傳曰流順水取之采載者或順流而下或逆流而上 皆得故以興求之不得塞則得矣故以與得而友樂之 水或在左或在右若必于順水則左而不右右而不左 擇其是持與否擇而後奉之於文為順擇有取含不必 為正毛鄭謂流求也笔擇也於義未安擇者於家草中 えこりこと ノニテー 在銅兵何分于左右乎古字義不一未可執一以 又曰笔熟而薦之也依禮記笔羹之笔以立義既熟 爾雅流擇也笔零也說詩者自當以爾 持經牌低

卷 一部云四周至書 之 葉全不似眾耳蘇領本草據陸珠流言其蔓生可煮為 名耳墙草言其實如耳墙一名羊負來以其實黏羊 失也其草拔地而生高者三尺許獨莖多枝初不叢 楚記曰卷耳一名璫草亦曰養耳殊為差誤養耳 如盤博雅云苓耳施常氣采耳胡泉而陸個坪 耳 一名野茄葉似茄也湖湘人謂之羊矢草實形似羊 爾雅卷耳苓耳毛傳用之郭璞云形似嚴耳叢 巻. 雅

青白色與陸珠之說台湖湘人謂之為青清明前采之 卷耳卷耳有京耳胡泉之名以有與京相類者葉如鼠 **站又與郭璞散生之說異一蒼耳且不能定況可引釋** 次定四年上島 華毛正如嚴耳準二雅及郭氏之言必此為卷耳而 符時詩益南北通有之王鴻漸野較譜謂之雅耳禿葉 春以和米粉作餐有青白熟如桌麻味甘性温葉上有 耳 耳者本草謂之茸母宋徽宗詩革母初生罷禁煙乃北 則小而圓長葉上有細毛柔養可知今野萩有名展 持經科疏

墙草明矣此草可和粉食而采之頗費舜求故云不盈 采之而患其不盈乎 傾筐若瑞草枝葉繁而隨地多有且告臭不中食何事 葛 環結英如皂英小而無油一名就為又蓬藥似覆盆子 其類不一爾雅諸慮山襲郭璞云似葛而廳大今俗謂 福虎 華郭璞云今虎 豆經 蔓林树而生 英本草謂之 之土苔者是皮黑可用為索縛茅屋椽不堪作布爾 描 集傅但言臨葛類未實指為何物按臨或作藥

海言 火足四年至皆 图 定指為巨於既未詳實而云似襲與則又蓬藥非巨瓜 注曰相勸勉也薄言采之者采者自相勘勉也薄送 也辨物之難如此夫 蔓生繁衍莖有刺葉如小葵面青背白有毛六七月開 生緣木葉似葡萄子青赤藤中有白汁可入藥用陸璣 食俗名割田蔗物如又干歲藥一名藥無一名巨瓜蔓 小白花就蒂結實如桑椹熟則紫照有小黑毛甘而可 方言薄勉也南楚之外曰薄努泰晉曰薄郭璞 詩經భ疏

英 一哉者心不欲送而勉送也薄言往想者心知其不可據 因之按養為水草生于洲治既不翹然于錯新之中但 而非草名於文義未安陸璣陸四皆以為奠萬而集傳 必有意非漫然加之 異則二陸之說非兵管子曰幸下于崔崔下于養則莫 可采摘為菜不堪刈之為薪與楚為黃荆藍蘇可薪者 而勉往也凡言薄者做此毛傳云薄辭也凡語助辭旨 毛傳云養草中之翹翹然似謂養為草特出之貌 8 欠三日日日日 汝墳 今按厳之有芒而大者色黄益貫衆之苗俗專野雞尾 土室水例禁熊蘇孰敢于上伐其枚肆墳當與演通 之則墳乃汝水旁出之支流當從郭說 雅汝為濱郭注云大水溢出為小水之名引此詩以證 為華華之屬翹然高出而可新者益蘆類也 集傅云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 召南 爾雅墳大防毛傅集傅皆用之然限防所以固 持經科队 丽

衆苗乎世人相承之為遂謂伯夷叔齊采蔵以食孙 之側故曰垂水此豆俗處老用豆其結角似軍尾也陸 八珠疏云整葉皆似小豆莫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字書被 有芒之歲植生山崖而不垂水次唯野豌豆多生溪 味辛苦有毒無食之者說文薇菜也似養之豆苗也陸 野豌豆則被非蕨類明矣爾雅曰蘪從水生被垂水 誣不可救正有如此者 謂米蔽族以祭尤屬疎謬未聞族之可登于俎况質 若 澗 陋

アロガノ河

とうとりられたい 葉處而紫味苦臭惡性大冷方家或以療疸較之以重 **萍有二種楊花飛時生五月多死小者葉園而綠大者** 字草四葉合成一葉中露水光如田字然臭味粗惡亦 <u>頻者別自一種謝駒楚辭芳草語云蘋葉正四方中坼</u> 據爾雅以說此詩郭璞引此詩以注爾雅皆未精悉按 頻藻 如十字根生水底葉出水上此草今所在有之俗嘑田 蚤母能壞人衣其不可為如以食以祭明甚若世所謂 毛傳云頻大游也爾雅云萍游其大者蘋毛公 許經秤旅

義不恤其臭味到養有笔以人道事神也人不可食神 其飲乎按山海經有草名曰黃其狀若葵其味若蔥說 以為教成之祭牲用魚笔用頻藻鈉羹之笔調以滑 文無蘋字字正作賓音符真切許慎亦謂之大済則 夏葵冬萱皆滑甘也而魚羹以苦歰之頻徒取潔清之 其口之性與人殊哉抑未當當之而道聽以說耳舊 金牙口尼台書 不堪食陸縣曰可終蒸為如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豈 也呂覽云菜之美者崑崙之頻言崑崙者著其尤 誁 甘

者湖州圖經以為不滑之萬是也柳惲詩汀洲采白蘋 欠足四年至1 江得萍實凡萍之屬唯此有實其根如雞頭子根作藕 草陳蔵器本草謂之洋蓬草葉大似行花黄李時珍曰 思之過也圖經言不滑者較萬為不滑耳非全潘也非 經之謬不知言白蘋則蘋本白而非以花言明甚皆不 言其根之白也丘光庭魚明書以田字草花白而辟圖 美者耳不以崑崙而生也頻益草葵之類滑脆如蔥白 似荇葉而大徑四五寸六七月結實狀如角黍楚王波 詩經秤疏

此 金万世月八十 荷葉似蓴葉而大頗似馬蹄今阪池中往往有此 絲 本草言其甘潘與圖經之說胎合夹藻陸珠曰有二 香味如栗故一 水藕兒其根可煮食王鴻漸野較譜繪之似尊若而大 可爱此藻王鴻 云皆可煮食非也爾雅若牛藻郭璞云細葉莲茸 葉如雞蘇蓝大如箸其一莖如銀股葉如蓬萬 種堂皆硬朝不可食人或植之水中以飼魚者 名水栗子又云花有黄白二色葉如小 漸野菜譜謂之牛尾瘟葉如髮並 俗 種

益人 大江 日本公子 筐営 以底别非笞之竟為員器如今籃也 注云員底曰答方底曰筐說文管猜也博雅質簇統即 笞也蓋筐上下俱方笞上方橢而下員如飯筲然方員 聚藻聚藻莖似蚁股略似菱根故廣雅云藻菱菜也瘟 乃蕰字之譌牛藻亦謂之温左傳所謂蕰藻也性極冷 八古今通食之 (體質厚可食令人非凶荒不食不似似尊之頻能 毛傳方曰筐員曰答集傳因之按高誘淮南子 詩經稱疏 +

子者必有保傅之姆則主祭者必司教之人而非女子 遠使主祭将無有躐等速成之過乎女之在教猶士之 按教成之祭雖因女而舉而女子在室未與成人之列 在學也士入學含菜以師主之士但從執事馬此教 之真為教成之祭傳則曰牡用魚笔用頻藻箋則曰祭 曰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 不于室者凡皆事于女禮設几延于户外此其義也又 有齊季女 毛鄭以此稱女故感于小戴昏義謂頻藻 女

金号也居台重

**护定四車全書** 於祀事采蘋藻而盛之湘之真之又迎有齊之季女以 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序統一篇而言以大夫之妻慎 夫之妻則妻而稱女尤為草次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 女孫王母之尸舍孫女其誰哉若集傳竟以季女為大 闕不言祭此何尸要必非一人而為二鬼之尸亦必非 審矣祭之必有尸也古道也孫則為王父尸矣禮文殘 男子而為女尸此必有尸季女者未嫁之女也于此為 之自主也不侍問而知由此思之尸之為義不訓為主 -詩經秤疏

云則于以奠之二句以咏事神于堂之事而誰其尸之 言女尸各從所重而言耳或疑頻藻非正祭豆實之品 則此乃鈉羹之笔原非豆實故不見于禮文若牖下之 数美之若主祭者濟務務豈但有齊而已哉不言男 尸者義繁乎大夫之妻從其類而言猶少年饋食禮不 其莊敬有如齊也尸不與致齊散齊之列故言有齊以 集傳遵序以駁傳而不知其顯與序戾矣有齊云者言 為之尸故曰可以祭祀也女非妻妻不稱女大義炳然 九七四年至与 一 枝刺繁密故曰蔽芾鄭箋云召伯止舍小棠之下而聽 杜白者為宗按宗杜皆禮梨也木色白者味甘色赤者 散节甘常 蒙也 斷馬說光 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 味酸歰今人以接梨樹者其樹髙不過尋丈葉近下生 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皆相傳之謬也蛋伯処行 二句乃咏事尸于室之禮一篇始終祀事文義原不相 毛傳蔽市小貌甘常杜也樊光曰亦者為 詩經神疏 さー

|幸文之木下不逾數尺蝸廬寄其下召公而非侏儒 必俯偃而入垂頭而坐亦甚可笑矣即令召公偶依 時業生未齊晴日霧雨不能庇蔭藉云作草舍於樹 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也甘常蔽希非喬木之陰桑麵 坐山麓磨棲鳥集不近人情過為飾儉不亦上下無章 乎 唇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乎且其聽訟也将褻服以聴之 必有館舍官司共事即今入邑何至妨民蠶桑如其路 抑以服命服以溢之耶弁帶而坐灌养之間是所

駕之館階除之側偶有此木政間将行聊爾眄賞後 之不經不待博雅之士而知其不然也此蓋召公所稅 中麗刑殺之法者王欲免之則三公會其期縣士之 而休息亦以喬林之下安有就常杜而布席之情事言 行露一篇相奉附耳周制遂士所聽之微說成士師 因為禁畜以寓去思耳所发所憩所稅云者誌其館 欠色四草白 匪兒匪虎率被曠野非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之異端 為此哉鄭氏又以為聽男女之訟尤為不典直以下 詩經稱疏 上 也 安

越職 楢 則六卿會之若四方諸侯之獄訟訝士所掌公卿 六遂之死刑世傳甘常館在今河南宜陽縣則東郊 石 國之地六卿且不會馬若以二伯之長問侯甸之婚 周有天下建邦分牧之事召公己位三公唯會免王 後之詞當文王時召公不得與西伯同稱為伯 今郡邑户婚之訟監司且不聽理召 男女之訟為七實之言明矣 下侵日亦不足矣此則說死述職之說較為可 伯 稱 伯乃分陕 此 ス 南 畿 信 蓋 姻

グログクす

ただの上上 Am 李濟翁資服録辨角字音義甚詳唯牛羊鹿犀頭上之 本音録借音為覺因以在頭不戴角覺生經風無牙耳 角借音覺若漢角里先生禮君夫人髮爪實于角中皆 雀角鼠牙 正音錄玉篇東方為角亦音錄其或別立角字者俗文 **通云鼠實有牙曾有人捕一鼠與王荆公辨荆公語塞** 不成字角錄味也故曰與之角錄者去其為傅之異者 **今試剖鼠口視之自知孫說之非妄誤者養由不察角** 先儒說此俱以為雀無角鼠無牙孫公談 詩經秤疏

拒之且室上覆益者曰屋雀有味故能啄穿茅茨單有 喻己曾有婚姻之約此四句述訟者之誣詞而下始堅 代為用非猶夫有翼以飛則可減足以行也准實有角 而無上齒又何以處鹿羊之有上齒子戴角含齒不 金河巴石石量 屋之有讀者但知角字正音則文義水釋自不疑嚴之 牙故能齧穿墉土若頭上之角覺但用抵觸亦何能穿 銀 電有牙有角 故穿屋有牙故穿塘健訟者取以 兩其足言有味以啄不須齒齧也誤者乃謂牛有角 8 相 党

委蛇 蛇蛇也蒼梧今猶多蛇土人以為有神後漢書委蛇 而 如車輪亦謂大蛇也委蛇云者蛇行紆徐委折身委曲 曰俗作食遮切古人草品相問無它乎解風委委作 無牙矣 鄭云委曲自得之貌委讀如威蛇本音湯何切徐 取道端直故以擬動止從容之度宛曲而自無回表 山海經營梧之野有委維郭璞注云即委蛇委 鉉

欽定四車全書 题

持經秤疏

五五

義與此同字或作此或作作本皆它字

與不食生物之說不合太公六韜云紂囚文王閔天 周書所謂夾林首耳者按逸周書言首耳食虎豹則 畢具尾長于身名曰賜吾栗之日行干里郭 亦云集傅因之山海經言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 樹 · 請林氏國求得聯吾獻之紂淮南子曰散宜生以 虞 高不過數尺葉大亦有粮斗俗謂之大葉樂 樕 毛公曰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 椒者槲椒也爾雅云椒撲心蓋樂之庫者其 璞注云 即 釆

欠定四年 公島 或謂白黑文或謂五采具總之漢人感于祥瑞而附會 樂中有物出馬其狀似塵朔曰所謂駒牙也吾牙虞音 乘則又以騶虞為干里馬矣東方朔傳建章官後問重 不多殺而酱似也然獸雖多安能壹發而獲五且壹 于壹發五犯之義亡取馬夫以義獸比王仁而禽獸以 之淮南則因散宜生獻文馬而曲為之說皆不足信要 相近或以為虎或以為馬或謂似虎或謂似麋或謂白 虞雞斯之乘獻之紂高誘注曰騶虞日行千里謂之曰 詩經种疏 十六二

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申公說曰騶虞美虞人之 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歐陽永叔 待之敬之至也尊其所主敬慎其所職掌而忠厚盡矣 詩賈誼新書曰騶虞天子之固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用脩皆以詩傅賈書為正而辨世無騶虞之獸所謂 五犯以待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 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三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 而五般亦多矣益壹發而五者人為之也詩傳曰虞人 ジビ

虞者如此詩之旨也周自文王有靈園西土之民樂而 先公之德也上下相親百物備事故曰仁如賜虞如賜 中則有司原獸以待臨時縱之乘與之前使即射獲五 以待之者素畜而攤之于車前以便射也明制御獵苑 文足日年 exis **咏歌之今也須聲被於南國故曰天下統被文王之化** 上然亦可見非馳騁淫獵上仁而下義故曰鵲巢之應 犯五從數以五馬人為之明矣賈生之說既與詩傅申 胞合即以合詩序義亦可通虞人雖能舉其職以敬 詩經科疏

这乎成王之世庶绩登百官治下速虞人而忠厚至故 金万口匠有量 瑞應哉戴填鼠葉亦能辨此而引天子田獵七騶成駕 之文以弱為御人則鑿矣 也 曰王道成也何必如司馬相如之誇般般者而後謂之 不可以站 <u>與無待忖度且此言不可以如而云不可以度則是</u> 乃假借立義與如通言度其相似也鏡之鑒形自 邶風 傳云站度也按站有訓度者羅狁匪如是

**选** 选 久已口上 Caro 也 懑之溢 而思親馬故下云薄言往親不能站而思吐之 無拒有不擇而受之象馬我心匪鑒則不可以雜受夫 率意待物不近人情何以自鳴婦順哉站本訓吞也無 妍 吞之象馬凡人物好姓之狀順逆之形皆納之而無訴 所擇而吞受之謂故草食曰如鑒之受景物含其中有 姓順逆而無所拒也既不能容受非理故難禁其愤 獨言燕者白項烏也叠言燕燕者紀也爾雅 持經群疏

中年之北稍西寒泉疑即寒氏之泉又按山海經萬前 寒泉 之山其上有水馬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以經文淚之 封府也則浚水當在祥符中年陳留問也左傅衛侯伐 汝出華竅又陳留風俗傳淡儀縣此有浚水浚儀今開 之也益沿哮熊熊為熊而未考之爾雅 言之甚明配元鳥也集傳云熊見也謂之熊熊者重言 金月四月台書 郭次于寒氏杜預曰寒氏即五氏以傳及之寒氏 浚 此二水注疏俱無考按淮南子墜形訓云 むー 在

とこの見ない 臺菜孟詵謂之九英松劉禹錫嘉話録謂之諸葛菜其 魚疏謂之蔓菁陷弘景别録謂之燕菁陸四坪雅謂 此水在濟水之東後漢書注云寒泉在今濮州濮陽 須養蕪郭璞注謂似羊蹄菜葉細味酢者誤也對名不 采葑采非無以下體 之下則濮陽為浚水下流之墟或不妨言在其下也 與山海經合但去淡為遠恐非此之寒泉乃經云在淡 故多殺為說文謂之須從方言謂之豊陸樂草木禽 Ş 纤經钾疏 **對傅云須也爾雅須對從又曰** 小九一

葉舒可煮食葉老采根腌為益食子可壓油北齊祖廷 熏目傷明者是也非毛傳曰易也爾雅非易郭璞曰土 **哮芥菜蘆菔葉類芥莖粗葉大而厚根長而白味辛而** 益 青種都絕似於似於似蘆腹或謂之大於今南人 如馬蹄而有光面青背淡歰而不光七月開五出小黄 瓜也土瓜者月令謂之王瓜三月生苗引蔓多須葉圓 苦黄花四出結角角中子圓而繁赤葉初出甲可生啖 菜北方廣種南方僅有陸個云南種一年化為松二 金月口月台書 俗

别為一 堪食則是根可食而苗為人棄無以下體者不可以並 江西人裁之肥壤掘取食之似葛根而味如薯蕷陸樂 名野甜瓜今俗哮為天冬瓜其葉姬時可采為如其根 妆 體之義毛公曰下體根莖也集傳曰根有時而美惡今 言其整粗葉厚而長有毛是也蘇領本草謂非易土瓜 花成簇結子纍纍熟時或黃或紅圓而長一名鉤藝 とうこう こ ハルー 此二菜初則食業後乃食根當食根時葉粗老而 一種非是此土瓜葉根皆可食正與詩義陷合 I 詩經解疏 **7** 

喙啄在前為上體尾在後為下體草木送生則根在下 横生者有连生者皆以所從受氣味之滋養者為上體 禁之惡而不采其根也謂之下體者凡物有縱生者有 金 员 四·庫 全書 草言草不得以人之上下為上下矣 為上體葉在上為下體人獸斷首則斃草木絕根則萎 故俗零芋芥蘆菔之根為頭葉光為尾尾者下體也 人縱生則首在上為上體而足趺為下體禽獸橫生 毛傳云茶苦菜也益言菜之苦者非月令之所謂 表 则

茶不知爾雅横苦茶在釋木篇中本非草類漢以上 冬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黄似菊乃廣雅所記自 苦菜菜以苦名者也顏氏家訓乃引易緝苦菜生於寒 久日日草 ELAT 無煮飲之者王褒僮約始有烹茶買茶之文楊街之作 秋更歷冬春得夏乃成以釋此茶誤矣顏氏言一名将 之後世乃多種于江淮若河北則土不宜種即安得 你藍記時北人尚不知吸茗其始唯蜀地產而蜀人 一類非茶也其尤誤者徐舒以說文無茶字謂即是 詩經稗疏 食

尚 金河四屋台書 此而周原亦安得好之哉凡菜名苦菜者有六一廣雅 草爾雅謂之苦漿上林賦謂之歲針一名苦耽一名 所言将冬苦菜似苦苣而秋生者也二貝母苗詩謂之 籠草葉如水茄可食開小白花結子作殼如撮口袋中 乃是苦職一名苦葵一名天船子四月生苗硬時柔滑 有子如珠者也五苦苣令之苦賣六敗醬今湖湘山谷 可食葉圓花白莖大如筋結子如五味子者也四酸浆 **陶弘景别録謂為苦菜也三龍葵陶弘景所謂苦菜** 燈

六種雖苦而中有微甘食之而美此詩甚言其苦與齊 欠三日日八十 之詩何以云蘋耶故集傅云茶苦菜葵屬其說避矣葵 節節生葉味苦而有腐氣山野人采之瀹過採去苦味 多有之葉條長有鋸齒春生莖弱秋則莖如柴胡引蔓 而謂之菜者古人以為調盡之具內則言濡脈包苦實 為苦菜者也凡此六種要非毛傳所云茶苦菜者益此 以為菜茹或乾之與米同煮以御荒此則令人所正名 形而或生山谷或生園畦非田野繁生之惡草良耜 詩經秤流

茶苦茶夢辛菜蓋虞也蓋虞水夢苦茶原野之夢舊處 茶者紫而香者也茶辛而苦蓼不苦而甚辛故許慎云 挂火上使順生白芽取為蔬以備五年令人不食亦不 夢鄭注云告告茶也以包脈殺其氣而韓保异言香葵 蓼香蓼紫蓼木蓼皆生旱地水蓼馬蓼則生川澤水次 者茶青色者蓼其味甘辛食之明目按蓼類不一有青 種古今異味也或曰茶或曰夢者崔豹古今注曰紫色 宿根重生可為生菜蘇項謂春初以壺盧盛子水浸透 

金牙四月全書

たとり事という 方之舟之 出鳥鼠相承之跡也涇水出平凉府郡治西南笄頭山 尊渭自鳥眾同穴者于中流尊之非其所出之始也渭 谷北流乃徑鳥鼠山下轉而東流過渭源縣禹貢所 涇 而種性異也 唯可造勉苦茶古以和味集傳以為蓼屬亦明其類同 經涇州亦州醴泉涇陽至高陵入渭集傅亦略 渭 集傳云渭出鳥眾今按渭水源出渭源縣南 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禮大夫 詩經科疏 ニキュー 謂

占蓄 古蓄者甘敬之蓄也 煮食之旨甘也都有甘苦二種甘者中食苦者不中食 北方冬無蔬站故刺都完轉為條若古之脯脩冬則漬 按劉熙釋名敬蓄破瓠以為脯蓄積以待冬月之用也 菜曹植七啓言霜蓄露葵蓄與葵並言亦一菜之名耳 方舟士特舟方方舟舟特舟也此言以舟渡水異于泳 将两舟相併尊者安也鄭箋以方為附未是 金岁口近台雪 鄭箋云蓄聚美菜集傳因之但云美菜未知何

欠品日日日 八十二日 成家即前所謂就深就淺飾亡為有之意民之攸堅義 息之憩从舌从息一或作惧與堅音相近而義別 亦同此不懈于位以勤民事則民得蒙其潤澤矣若訓 仰金也劉熙曰堅循娟娟細澤貌也此言支撐塗飾以 道其中饋之勤敏而不屑及狀第之無息與氓之詩貞 伊余來堅 淫迎别黾勉禦窮豈在居息之情哉堅塗也霑濕上以 離 鹽鐵論注云泉流離也開西人謂泉為流離陸 毛傳回堅息也集傳因之按此詩始終自 詩經秤疏 二十四一

舞有持羽吹喬者所謂篇舞也喬者鄭玄郭璞皆云是 左手執篇 伏魔之象以比黎侯之迫逐于秋人無所容身以六義 然不待其長集傳言其少好長配非也泉夜則攫畫則 言之比也 **珠疏云張與言鶴縣食母養土泉也泉鳥之配自小已** 金月口屋全書 為眾鳥所逐黨伏茫昧無所容身故曰瑣尾言其果末 三孔遂吹之易以成聲不用按拏故且吹且舞無礙于 周禮篇師掌教國子舜羽吹篇鄭注曰文

たこのらんと 東昌之崇邑也于言為近但此詩首言泉水流洪皆衛 飲錢于言 順德府唐山縣有于言山廣與記曰飲錢 右手之東翟令小兒所吹問笛近之集傳以為如笛六 水有二或作沸或作濟一出贊皇一出濟源王屋此所 國之景物而非因所見以起興也二章曰出宿于沸沸 西之地而言干皆在衛東北盖此女追憶百泉洪水故 于言即此據此則出宿于干者當即漢之發干讀如 孔則管也非籥也 詩經即流 产五

言者乃赞皇之济 以為瑞應其以鴉鳴為山者乃近世流俗之妄古人 集傳乃謂孤鳥不祥之物人所惡見按鳥者孝鳥王者 肥泉之名 縣犍為舍人曰水異出同歸曰肥是水異出同歸故蒙 類皆赤鳥類皆黑所謂同昏之國不能辨其是非 赤匪狐莫黑匪鳥 集傳但言肥泉水名未詳其地今按肥泉在 一名概水者非王屋之沸漬也 毛傅云孤赤鳥黑真能別也言 也 淇

表何不祥之有周禮服不氏若族氏所歐者訓狐児車 以為忌且北人喜鳥而惡鵲南人喜鵲而惡鳥流俗且 C 1.10 5 /145 1 **遠除不鮮** 自唐人小說故世厭惡之古人以其温文用為君子之 異況於古今邶之詩人非今南人也若狐之為妖怪傅 不鮮毋徒溷乃公為也與此意同若以為鮮此少之 說為正 類也漢人忌願為山耳孤與鳥初非妖異當以毛傳 鄭箋云鮮善也如字音斯先切史記數見 诗經砰旅 ニナナー

金元四庫全書 服之桑也副者翟衣之首節編者勒衣展衣之首飾到 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如今步蘇 者言其宜死而不死也集傳未是 因之今按周禮追師所掌則編髮為之者編也非副 副第六加 則蘧茶者一宣公而已安所多得之而曰不少耶不殄 鄘 風 毛傳曰副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集傳

C ... O ... /1.1. 衆物成其飾也步摇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漢雜事皇后 一皆三代遺物一班如月弦下垂两端織銳一班長而 編步接以當副華鎮所施益即劉熙所謂衆物成飾者 熙曰王后首師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無用 異其垂則同要非編髮為之玉古圖及繪有玉珈二瑱 行步則搖一也步搖用珠副用衛拜珈瑱古今文質之 乎副之備飾雖與漢之雀華金鎮不同而垂之副下使 服假髻步摇八雀九華十二鎮漢去古未遠假髻以當 持經解旅 ニナセー

班 之首師夫人服以見君者又與編別當分別釋之 編 四分之一然則六班各殊其制而圖所具其二與要 反 以白玉之色擬之集傳緊云鮮威貌未悉 雉雖五色備而紫為多故以紫玉之色擬之展衣白 為副矣若髭之為制則次第髮之長短為之乃禄衣 副雜珠玉為之而不用髮博雅云萬假髻也亦誤 中凸起劒脊填則上銳下圓而平底如錘上旁缺 四月全書 瑳 類書紫玉曰班白玉曰瑳翟衣刻雉加 솭 其

孟弋 とこのほんは 沙穀者是益似今之皺妙集傳以為當暑之服葛既不 氏何休曰莒女也莒少昊之後本嬴姓一曰已姓七已 以總統為衣裹蓋即周禮之所謂索沙而鄭康成以為 白言宜者猶言當是白所以駁異毛傳也總統言蒙者 及賓客之服毛公謂以丹穀為之者非也鄭箋云展宜 可感之使總且展衣之裏冬夏不易豈得以葛為之 縐締 七姓所出不可改春秋夫人如氏费公羊作七 鄭司農衆曰展白衣鄭康成曰以禮見君 詩經興流

誰因誰 誰 有 控之後大國來救則必有附近之國為鄉導而濟師者 集傳以為如因親莊子之因則在往控之先當云誰 之主也極會也如犀材之會於棟也誰因誰極者言 古音相近 金分四月分書 帥 極控于大邦矣 衛 師而來會者已於往控之時當與大國預籌之也 風 極 則孟弋或昌女 因如春秋傅内無因國之因為師行鄉尊 卷 因 既

淇澳 交色四年上十二 似小黎赤莖節季時珍云葉似落帚弱莖引蔓促節三 謂之盭草或謂之炭草多生溪澗側葉似竹而細薄莖 正與經合綠竹非竹也二草名也綠王勢也竹扁竹也 入淇水則澳亦水名非水之曲也又曰與水有綠竹草 扁蓄一名粉節草説文作扁玩楚辭謂之篇稿郭璞云 圓而小可以染黄色用之染綬曰盭 緩扁竹本草謂之 王男者郭璞謂之處亦謂之鴨腳莎本草謂之蓋草亦 綠竹 後漢書注引博物記曰有與力六水流 詩經秤疏 二十九

非 愈 草且皆草而非竹好生水旁若竹則生必于山麓原岸 名曰較在箱上為辜較也崔豹古今注曰重較在軍 重較 防書言園竹則其上園林所蓄植原非水曲野生者 月 水曲間 開 不知衛武公時去漢武帝六七百年竹豈長存且河 知洪澳之綠竹非洪園之脩竹矣 細紅花結細子節間有粉淇澳非 集傳曰較两轉上出軾者謂車两傍也劉熙釋 物而集傳引河防書下洪園之竹以證此為 一水綠竹非 則

がという

PEDIE MAN 幸藩曰較較内施藩馬軾高去軟三尺三寸故記曰以 职左右各一直木前貫于輅車前横後傳于較車後横 藩上重起如牛角令以考工記正之兵車之式朝上之 其随之半為之較崇若卿士之死車有重較則上較之 其廣之半為之式崇較又高于式二尺二寸故記曰以 下復施一較以為飾特下較之崇去軟幾何無從考耳 曰轙輅軹軫之上各植一木若六柱然輅上之横木加 横木于中曰式左右各一直木貫于三植木之中以 許級科族

金少日 車乘車唯崔豹言藩上為得之特豹謂重起如牛角 起者無所籍以知也 釋而反晦爾毛傳徒言重較卿士之車不悉其制故 形容不似牛角並而重較一上一下則牽附較角也 則愈似未諳車制矣劉熙辜箱之説則言大車而 議傅于彰 如處與最下較建于對 私木 职 即 轉 縣通既失之 球若軾横較直軾下較高而曰出 改之上對帜建于議上則較去議殊遠而集傳緊 生き 軹上 特植 非 兵 則

沙芝四草全島 一 | 塗之所服也錦衣者以錦緣緇衣也禮童子之飾錦緣 其為夫人馬鄭氏于丰之詩以錦衣為庶人女嫁之服 爱也漢雜事靈帝納后在塗衣皇后之服古禮亡矣至 衣錦裝衣 我于農郊栗翟弟以入國然後更程衣以見君乃成乎 也足知王后夫人在塗童服而不后飾以厚别而萬孺 之義往迎稱后自迎者而言也歸則稱字自歸者而言 紳皆朱錦女之在塗服童子之服以未成婦也春秋 鄭笺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 詩經秤疏

抱布買絲 大東謂中國之極東也 伯 縣西南漢書郡國志東平陵有譚城今歷城縣地詩言 既不與此箋相通且士妻之嫁然衣續祸必無庶人女 子男臣于其國中褒其君為公尚書公曰嗟秦伯也 譚公維私譚子也字本作郭許慎說地在濟南平陵 加錦飾之禮 譚本子爵春秋譚子奔莒其稱公者白虎通曰 毛傳曰布幣也集傳因之而未言幣為何

幣漢書曰布于布言布散于民間也泉布始盖一品周 欠日日日 A 1 枝長八分首圖中橢而方下有枝足漢書食貨志備記 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其後王莽效而為之有貨布長 已不知布即幣也幣錢之屬也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 論曰古者市無刀幣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抱布買絲而 物俗儒遂謂抱已成之布買未成之絲其說本于鹽鐵 二尺五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園好徑二分半足 入鄭氏曰布泉也其蔵曰泉其行曰布管子曰布為下 許級興疏 ニナニ

頻丘 農衆乃古之印璽唯以印泥封織故皆四文而不用以 和博古圖有厭勝錢圖蓋亦古之布也要皆以銅 徇之西山不審而從之抑感矣 有用為無用非先王之所為鄭衆附會當時而誣古以 之真西山乃曰以布参印廣三尺長寸其說本于郭 其形錢圖繪其象品體布之見於圖者有此二種又宣 帛若夫裁帛為幣始於漢世以思民而攘其利且裂 毛傳曰丘一成為損益不以為邑名之損丘集 司

金少口是有書

钦定四車全書 | 項而成無上下小大之殺也若東郡之項丘在今大名 **垝垣而可望僅隔一衣帶水耳何事送之百里之外** 山東南選洪縣西合清水為衛河自洪縣以下不復 為洪水北過內黃又合洹水以流于濮頻丘去洪百里 府清豐之境衛地雖東盡濮州 雅丘一成為丘敦敦一音都因切正與類通劉熙曰 而送涉洪而至于清豐之損丘亦大遠矣復開之氓乗 曰頓丘地名則似以東郡之頓丘為此頓丘矣按 許經秤疏 而洪水自林縣之大號 투 = -名

里泉 ₽° 西 西 彰徳府西北百二十里 北南合清 11 源在左淇水在 知此預丘者乃洪旁一成之丘非 輝府汲縣大號山在 百泉水出 源在 洪在衛之西南今按洪水出林縣大號山選洪 南而其水在北明矣其曰左右者衛處下 水入衛河桑欽所 輝縣之西蘇門山其下流為衛 右 其西北蘇門山在其正西林 集 輝 傅曰泉源即百泉也在衛 縣 則在衛 謂 淇水出隆慮山者 顿丘邑也 輝府正西六 河衛故 縣 都 是 縣

**大足四年上去** 在光字皆相近一名行難盖蘆之細者說文又云其整 光蘭 前失望中有汁如乳開花紫白如鈴結實似馬兜鈴者 也乃爾雅本文曰崔贯光蘭說文亦云光蘭党也莞雚 因之此則本草所謂白環藤蔓生雜落間葉長而後 有白汁陸璣亦曰芄蘭一名雜摩幽州謂之在歌集傳 上将東嚮而言二水之東流遂使南北失據耳 合流之地西鹤而浮二水之來則北右而左南朱子自 光蘭之說有二郭 撰爾雅注云光蘭 蔓生断之 詩經禪疏 三十四一

說文為正 佩鶴 朔立其明年二月即會晉侯及紀戰是即位之初已能 存之日已能構殺仮子春秋魯桓公十三年衛侯晉卒 序以為刺惠公而鄭氏謂惠公為幼童按衛朝當宣 則子事父母左佩小觽右佩大觽未冠者佩容臭此詩 **光蘭之支羅摩蔓生而無支莞華之屬則有支自當以** 之未秀者其為蘆葦之屬明矣二說未詳孰是特經言 佩 韘 說苑能治煩者佩鶴能射御者佩隸內

欠日日日 八十二 者 按 同 令曰革帶玉鉤熊玉古圖及謂之擊拘益帶上玉鉤 説 冠冠而列丈夫足知此童子非斤言恵公集傅不用 射御即戎矣則謀正其所宜佩而况觽乎國君十五而 熊或以角為之或以玉為之級革帶上不可言佩 之鉤環者古大夫待放賜玦則去范增引以示 从水之決射以驅弦者也从玉之玖半環也古衣 于理自優若難之為物毛傳曰玩也集傳轉而為 謂之玦一 謂之熊然其字从角與此从章之謀 詩經禪疏 三十五一 項 服 俗 11)

無名指小指者唯人君用之贊射者設馬而不以為佩 護右巨指不使弦契指而痛令初學射者或施方寸熟 章緊著右巨指象骨者決也革者縣也決之內加章以 皮于指決俗讀為擠斤北其遺制與是決自決雜自 也極也初非一物何者為雜之實也按許慎說以象骨 鄭箋不用毛說而云韘之言沓所以福沓手指集傳兩 存之又引大射禮朱極三以参之為說愈不定決也沓 金厂口 鄭箋云福省手指而不言福強若朱極則以省将 匠山書 拈

分三物 とこつるとこう 瓜而木實故有木瓜之稱若桃李本木實凡桃凡李 也則竟以禁為裏袖謬益甚矣 瓜酸而可食今以為果及入藥用者也瓜類蔓生椒 也朱極沓将指以下三指者也章隸也該巨指者也 瓜 也此何獨緊之木陸四坪雅乃曲為之說取木瓜之 冢周書器服解象決朱極章象決決也鉤弦閱體者 毛傳木瓜林也集傳因之所謂椒者木實如小 **隸非決非朱極而况玖乎若廣雅云拾择講** 1 待坚甲流 ニナバー 頫

١,١٠ 多为四周全書 似而不可食者是已此詩極言投贈之微以形往報 瓜果也蓋刻木為之以供戲弄劉總所謂刻木作桃李 地異宜或栽培不等往往差殊木瓜或大或小或甘或 器蘇領謂之植大者蘇項謂之模植一曰蠻櫃入樂功 歰完不與桃李相 知瓜果之屬形状之大小味之廿酸或種類小異或土 用 而 一也陸佃之誣甚矣然則所謂木瓜木桃木李者非 圓味酸跟者謂之木桃大而巨鼻者謂之木李 似何得强立異名木瓜之小者陳蔵

右招我由房 Emont lite 說矣鄭又云房由房也諸侯左右房也左右房謂之 云欲使我從之于房中則以房為室名訓由為往叛 云男女相押懷果以贈而報玉以往男贈女乎女贈 其說不倫自當以序衛人感齊之言為正 亦當以由教為教名乎左右房既非舞地抑非修官 王風 据雖貴要為佩玩故與刻木之玩具同類而言若 毛傳曰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 诗型甲流 ニナナ 由 も 男

燕媒之地是姪巫之風作于閨門此俗官尚得為賢乎 在笙奏小雅之後諸侯之樂以笙比之敖者九夏之舊 按房中之樂關雎鵲巢以下各三篇是也一謂之合樂 待命之處乃夫人治遵豆之次伶官何用相從於彼 私家之東房而夫婦相與且吹且舞奏先王之大樂于 說為長鄭說訟矣若集傅所云自樂則尤為不典房為 夏合舞也養教古字通用由用也用之為言作也則毛 夏夏羽舞也執簧而用房中之樂合笙也執翻而用敖 表 耶

金月四月全書

也 此為甚事関風化不敢徇朱子也 彼 啜其泣矣 賢者之婦非女樂舍中饋而從夫以歌舞說之不經莫 子之泣口張而若吐婦人之泣唇聚而若吸一若吸羹 有所念假然發此聲也按說文啜嘗也一曰喙也益男 留子嗟 若鳥喙古人體物之工非拘牽文義若照者所得與 集傳謂婦人望其所私疑有麻之丘復有 毛傳曰啜泣貌而劉熙釋名云啜 **清里甲** 假也心

賢而退隱來食貼玖其生弱金玉之思乎 劉夏劉耸之族雖不可知而要非疑留之留詩傅留子 劉宇益與鎦留通今此子嗟子國其食邑于故鄭與為 友之食邑也疑即今之陳留又春秋有劉子而說文無 云留大夫氏按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則留益王子 非麥田則李下此三家村妊婦何足當風俗之貞淫 與之私而留之者乃一日之中分望二男子而留之者 采之為風乎正使干秋後悶喘不已序曰思賢也毛傳 而

到 5四月在書

次年四年在台上 我器有首矛而無夷矛首矛長常有四尺古尺二大今 考工記曰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若夷子之長 三舜古尺二丈四尺當漢尺一丈八尺所謂大八銳 之一丈二尺也其以刺也半出朝尚之外足以及敵而 崇于軹相等故謂車有六等上不冗長則不盪于風故 止其建之也崇於車戟四尺與戟崇于及及崇于人人 工矛 鄭風 鄭箋云首矛夷矛也集傅因之按兵車所載之 詩經神疏 季九

器仗凡三種擊兵及也鉤兵戟也刺兵首矛也常制将 藩而舉之必後舉之後則前重而無力故不可以攻而 車上則不相等而易搖車上持之以刺則礙於車後之 以守故考工記曰守國之兵欲長謂夷矛也若以建于 短 通用今尺丈六尺有四寸後世騎步或用之古者唯用 此之矛也龍西健免歌大八蛇矛左右盤鎚蛇夷三字 用者也車無夷矛而云二矛者二俱首矛也一車之 用以守守者步卒操之進卻隨手戚繼光所謂長兵

九三日月八六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右持矛而弓備将執弓而矛備因勢之遠近則隨用故 而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几中之 使其尼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緣之外割 右也中軍将也兵車之制将居鼓下故御者在左集傳 冉有将也而清之戟用矛馬首矛之所以以二與 執弓右用矛臨敵則唯所便用二矛猶小戎之有二弓 因之實則有不然者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 1 鄭箋曰左左人謂御者也右車 詩經秤疏

則 軍 自 甘誓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 嚮 将以依鼓以立乃鼓雖不容偏置而将尻鼓左自 天子即戎且不居中而况将乎如以鼓以中車 周禮大取掌馭玉輅犯載王自右馭馭 之執晉鼓者可知已放之經傳将之尻左也具有 以擊之故根旅之禮王執路鼓而尻左如故 王位 取自右者自左而嚮中追而右也取犯較暫 固在左矣戎僕掌取戎車犯較 御非其馬之正 如玉路之 下祝其曰 則 而置 攝 傔 £ 明 馭

金万正屋

九年日年日前一 故中御而從齊侯韓厥将也非因夢而避左右則 左車左也則将尻左之二證也輩之戦齊侯親將途 伯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散樂伯将 若老子云大将軍處右偏将軍處左則言軍陳之制而 父為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 則将尻左之三盤也韓厥夢子與謂己曰且辟左右 避左尻中則代御而不自執鼓則将尻左之四證 中而将左之一證也春秋晉楚戦于必楚許伯御 詩經釋旅 不

車 或以傷夷易位未可知己然則所云左旋右抽者 卻克尻中而御者左要 貫余肘余折以御 曰兵車非大将御 講兵右抽抽失以射是已益将車之法有左旋以 失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于左則 左車右言之益言戎車回旋演戦之法耳毛傳 在車之位唯左傅泰人入滑左右免冑而下社 左輪朱殷左併轡右接枪而鼓 者几中及章之戦張侯御印克曰 則杜 忠 預 所解既無典據而卻 則 非 預 曰 左 矢 解 ルス

久己口戶 /its 三 言中軍郭于時未有三軍中軍者對左拒右拒而言 鴚 左 遠而便也田雅之法逐禽左驅戲之詩曰公曰左之禽 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将抽失以射勢以稍 ,則我右此所謂右抽矣盖車戦之法類然清人曠 軍之士而已亦以見衆之且散也 有哮将為中軍者如晉之上将則言将中軍而不 翔而以軍戲斯可傷已中軍者大将之幕下卒也古 葛右 之戦左要非對車左車右而言也劉翔作好 辞经砰 特 有鄭 Ð

岩以祛為 謂 聨 掺執子之社分 祛尺八寸於祛殊裁祛非於 制士之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大夫以上袂三尺三寸 抽緣 披 要脫之際而祛則袖口也檀弓鹿夷衛長祛注曰 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伸也祛虚也以是致之則 斬重耳之祛而不傷籍其斬袂則臂為之斷矣袖 袪 | 袂則横施異飾于肘腋之間甚不類矣故 口也唐風黑表豹祛蓋以豹皮飾表之袖 毛傳云祛袂也集傳因之按玄端 袂 非 袪 也劉熙曰於 掣 寺 祛 袂 之 th

金石口

匠住書

雜 欠足口事人等 納 執 者 袂 如半壁而内向 横曰珩也曰下有雙璜者集傳所謂其末各縣 極詳今以大載禮致之其曰上有雙衛者集傳所謂 其袂是擒拏之也後世文人不審而有聯袂把袂分 袂祛之總稱而祛不可謂之袂祛居袖末故可執若 于衡璜之間集傳所謂中組之末縣一玉兩常旨 佩 之語皆沿毛傅之誤 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瑪衝牙之類集傳析言 1 曰璜也曰衝牙班珠以納其間者注謂 詩經秤疏 四十二 玉

瓊 産之美石以為珠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故木瓜之 而 琚 具相符合但戴記有班珠而集傳以為貫于珩組記 大珠曰瑀两旁組半各縣一玉長博 白 批珠專名雜 按 琚 瑀 衝牙也曰 而許慎說瑪石之似玉者皆即 班珠者即 以雜之而毛 琚 佩故戴記統言納其間 琚 瑀 公統以 瑪也班與禹貢蠙珠之嬪通淮 以雜之者集傳所謂中組之半貫 珩 **璜衝牙為雜佩則未有協** 批 而方曰琚也其說 而又析言 也 琚 瑀 即 詩 琚 夷 批 言 珠 言 沂 瑀

非全級 雜 言雙珩而集傳以統繫三組者唯一玉則不知雙珩 而 たこり声 ハニア 雜之所以正雜佩之名也下垂者為垂佩中級者 制近世顧夢麟據禮圖謂佩無琚瑪泥而不通若 華 組制而 珩璜不與矣以雜佩贈者但有琚瑪猶言報以瓊 佩雜之為言問于其中也則雜佩者專指琚瑪而言 毛傳曰今木槿也按爾雅椴木槿觀 別有約三為一之環紐 佩以贈也雜佩于佩為加飾或有或無佩 許經裡疏 D 木槿李 記 琚

牽牛花俗謂之鼓子花其干葉者謂之經枝牡丹其花 相近舜即奠也此州本州名旋花蘇恭謂之旋菖蕭炳 連地任防述異記曰舜州即今之孝草也郭璞爾雅注 金万口是有書 云當花有赤為黃當花本白間有赤者則為蔓襲舜音 字从草草類非木許慎說舜楚謂之當秦謂之冀莫花 論謂之日給一名日及未聞其有舜名也舜字或作舜 旋當當作當蔓生葉如波養菜而小秋開粉紅花 不雅而亦爲媚以比美女之顏所謂施朱太赤施粉

子都 太白在紅白之間也 是也蓋鄭莊公之力臣或其儀容豐美故孟子稱其效 之聽任犀小故序曰所美非美然也左傳鄭有在狡豈 以此推之亦必實有子充皆莊公所託國者而昭公廢 たこの 101 /11.5 1 昭公之所任者與若淫女相戲豈敢指斥貴大夫之 以相能笑哉 龍 鄭有公孫閼字子都春秋傳與顏考叔争車者 毛傳曰游龍紅州也而曹憲以為葵許慎以為 诗理牌旅 四十五一

銀戶四庫全書 並大而生水中今按馬蓼紅夢雖皆夢之大者而馬夢 華類彼皆生於山野非水次所有知非毛傳所謂紅州 雀麥放二州雖皆有紅龍之名而經言照有将龍與荷 **哮水紅花江東人別哮澤夢道家方書哮為鶴藤州取** 按淮南屋形訓云海問生屈龍屈龍生容華高誘注曰 其蓝節之似也酒家用以造類陸個埋雅曰一名馬蓼 為水州審矣朱弁曲消舊聞曰紅蓼詩所謂将龍也俗 屈龍游龍容華芙蓉言生者謂相近而生也則游龍 之

擇 白也 とこり上によう 仁 鳴之詩曰其下維釋又云其下維穀穀庫木生于樹下 陸生每葉中間有黑點故方士傳為墨記州游龍則生 也夫捧落也陨亦落也言陨而復言捧不亦赘乎又鹤 水次葉大如商陸色淺紅花成穗秋深子成扁如酸棗 而小集傳謂其葉大色白高丈餘不知葉帶赤而 與穀類豈槁落之謂乎按山海經曰甘棗之山共水 毛傳曰釋稿也按豳風十月順釋毛傳亦云釋落 诗经伊疏 四六一 非

秉前 之荆州記曰都梁縣今武有山山上有水其中生蘭 **范雖未能處信為然要之非禁落之謂** 唯齊尼根似葵葉似杏能解中毒者昏瞀則疑擇即於 所產故詩人因見以起與古今名異今未知確為何州 實其名曰釋可以已曹共水在鄭衛之間其地為釋外 出馬而西流注于河其下有外葵本而杏葉黃華而英 因名都梁縣陸珠疏曰監兼皆似澤蘭川本州云葉失 毛傳曰簡蘭也所謂蘭者一謂之都深香威 弘

金云四扇全書

とこのいという 之蘭花唯產八関及柳道諸州好事者追至北方凌冬 在花明矣自宋以後以福建及湖南山谷所生葉似茅 形如藿香蘭為紫垫垫上生葉之香州其香在葉而不 上有歧花紅白色伽藍記曰蘭開紫莖潜溪詩話以為 即死孔子替易云其臭如關左傳鄭文公賜為姑以蘭 服食李時珍原古證今定為今之省頭草其功偉矣今 獨遊旁出並上無禁開碧間紫花之香花為蘭遂今天 下無人識顏而冠宗奭朱震亨竟以蘭花為蘭州誤 3 許經秤疏 はなり

紫蓝香葉之都梁所以然者下云贈之以勺藥勺藥 枯州花其香在葉秋則香在子故楚辭云初秋蘭以為 油 秦漢以前中國並不知有蘭花魯鄭何從有此省頭 既似澤蘭亦似馬蘭 万口 澤髮其州紫蓝素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旁有 料唐班經驗方言其采置髮中令頭不職令人以煎似澤蘭亦似馬蘭生四畔山 及 開陶弘景謂之煎 月 凡此皆證毛公所云蘭者也若此所乘之簡則 開花成穗花紅白色中有細子花包堅燥微 屋全書 畔山 類 細 又 廾 夏 当 非

榮都梁秋秀不同時矣簡與姦通許慎曰茲州出吳林 **甯注曰香州是已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行旁招以茅風** 手把之亦或謂之為蘭穀梁傳刈蘭以為防茅也而范 潔而長冠宗夷曰可作浴湯去風此士女就浴秦洧故 言東者手持之如東未然此州本州謂之茅香如茅明 ケンアンコラ ハントラ 都梁蘭州亂也况今閱嶺之蘭花子 俗通曰此被楔之始則東簡之為香茅可知又不容以 郭璞曰荔似茅山海經洞庭之山其州多荔荔香州也 7 許經稗疏 野一

金月四 霜為芙蓉桂三脊香木也而今以木樨為桂蘭省頭外 白茶也而今以木勺藥為牡丹芙蓉荷花也而今以 足以和味大抵今花卉之佳者多蒙古之今名若壮 香味之足咀若今之所謂勺藥者味酸苦而臭腐初 其非是抑古人以勺藥為和味故曰勺藥之和則以其 者也陸個埋雅據以為證陸珠以今之勺藥無香氣疑 則是今花似牡丹根堪入藥之芍藥錢惟演為之作譜 う薬 月生書 毛傳曰勺藥香州也集傳三月開花芳色可愛

徇今以誣古哉按張揖廣雅云芍藥藥夷也察夷者楚 次定四車全書 新經解疏 馬而東流注于河郭璞注曰勺藥一名辛夷是則藥夷 得宜且洧水所生則士女之贈有以也其曰勺藥者為 留夷益辛夷之別名耳辛夷木也而山海經及毛公旨 辭之所謂留夷也山海經曰繡山其草多勺樂洧水出 調和之用七勺之滋也今人加州作芍乃芍陂之芍字 謂之草固不容亡疑乃辛夷氣芳味辛以之和味自為 也萬零陵香也而今以建寧花為蘭蕙名實相買安得

讀如鹊芍鳧茨也失之遠矣 齊風 相

葛屦五雨

並之外又餘一兩是文姜于魯桓之外得有齊襄矣或 優有無黃白黑散之五等每等必两不知五色各為 言两者取其成耦也而言五兩則兩兩

等者皮優終優也為不受染安所得練黃白黑之殊乎 按此五字當與伍通行列也言陳屢者以以兩為

也乃與冠緣必雙男女有匹之義合

少定四年全島 一 當齊襄之代未當如齊二十二年如齊納幣二十三年 鸛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色非色而何按此 之子集傳因之乃唇子以其母之配行而麥文曲詞以 也有取白者令射者不致迷誤也 盧令令 展我甥兮 毛傳曰外孫曰甥鄭箋云拒時人言齊侯 則犬以盧名因其色也獵犬有取黑者能擀禽于不見 嘲聖人安取此浮薄之言列之風而不則耶及魯莊 孔叢子申叔問大馬之名皆因形色韓盧宋 詩經神城 上

婦人蓋與此詩相合則猗嗟之咏因觀社而作矣納幣 魯莊娶哀姜而言之也魯莊如齊納幣踰年而歸公羊 也以是為尸女也家致翁曰盛其車華其服好 以為公有陳作之行其觀社也穀梁子曰觀無事之詞 好妹之夫為甥然則古者益呼妹婿為甥其云甥者指 年矣魯莊公于齊桓為中外兄弟不當言外孫且文 禽行已成既往何必辱及朽骨按爾雅妻之弟弟為甥 社始雨如齊其時襄公已殪文姜已死齊桓公十 飾以或

所云乎 **赵尼四年在前** 教存矣何得蔓及文姜計人之母于既死之餘如毛鄭 行齊桓不能修其惟薄皆可于言外得馬微而婉則詩 許馬其曰展我甥者展誠也齊人誇其誠足為我之壻 之日哀姜已得見于公齊故留難未許故復因齊觀民 終許其昏之詞也而姜氏無愆期之待魯莊有陳伦之 于社竟軍實好其射御之能趨路之麗齊因喜之而終 魏風 1/6 詩經秤疏

牽于讓避之文雜引賓主相見之儀以證之殊為不 今按辟與策通音必亦切言裳之縫去聲 襞也雜記 左避非禮也朱子有見于此故不以為新婦避夫而 紀條屬右縫郭注曰右辟而縫之凡凶服冠裳襞積 宛然左辟 金罗口匠石量 及寝門揖入無婦辟之文且升自西階而左辟則 不敢當尊究然而左辟今按昏禮婦至主人揖婦 相背故禮有印壁而無背壁况男子尚左婦人尚 群舊讀如避毛傳曰昏禮婦入門夫揖 綇 右 倫 而

久已日日 ···· 裳之事而象稀之佩則以佩與裳齊言其裳佩之相稱 縫裳之制也究然者襞積分明楚楚然也究然左辟言 彼汾沮洳 也 其縫之之工而好人服之襞積完然可觀以終上文緣 析城之西南桃河曲北涉汾水涉云者欹零之邑略 地然詩繁于魏則以魏之境土按詩譜魏在雷首之 右吉服冠裳襞積右擀左右擀左者其襞在左此言 毛傳云其漸如者集傳因之曰水浸處下 詩經秤疏 五十二

是 封 涉其境也魏地在今陽城沁水垣曲絳縣之域雖云 金石口屋台書 **洳也一方者言自汾以東这于沮洳之一方也一曲者** 雷首析城為合彼汾沮知者言其西北至汾東南至 縣沒今武鄉縣沮汝更在其東則去汾已遠而與詩 謁戾之山東三百里有沮洳之山郭璞注引此詩釋 内矣汾非魏有亦不得統舉汾王而咏之按山 沮如山名非漸知之謂矣郭璞曰謁戾山在上黨 汾水而隔以曲沃聞喜為唐之封壤則汾不在 海 魏 經

次定四車全島 夫亦復不免故詩人編刺之於六義為賦而非與也 之儉阻舉國同風環其四境皆以采較為事而貴介大 前盖澤鴻也陸樂亦云是澤寫按爾雅養牛唇郭璞曰 汾水自北南流至絳州而西魏在東南繞其一曲也魏 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生則養乃牛膝非澤寫矣 有續筋接骨之功故謂之賣牛膝葉似莧菜一名山莧 廣雅謂之牛垫牛聲牛脣之轉也黃之為言續也牛膝 毛公許慎皆以賣為水寫集傳因之以為葉似車 許經秤城

菜苗硬時可食故米之以如與莫同若澤寫苗不可食 伐輪 洏 何為米之哉所言来者非言大夫之自采謂其不肉食 云代檀以為輪未是 直 也考工記曰輪敞三材不失職兼數輻而言也又曰望 而眠其輪專言牙也為數用榆取其滑也輻用檀取其 取給于野較儉之至也 也牙用橿取其固也此言伐輪益伐橿以為牙毛傳 統而言之較輻牙近具謂之輪折而言之輪牙

**欠足四年在新** 豪豬也山海經曰竹山有獸馬其状似脈白毛大如箕 雅或謂之種因務與同穴遂誤為一類耳種一謂之 夜出俗謂之孽猪彭乗墨容揮犀云貉似兔毛質滑腻 也 而黑尚其名曰豪氣郭璞注曰貆也此獸南北通有或 可爱行數十步報睡以物警之乃起既行復睡其為數 貆 南有北無踰汝則死魏在河北不應有此所以然者 之額偷或謂之鸞務于星禽中氏之獸務似免故 毛傳云貆貉子按務者好睡之獸寄居雜六日伏 --詩經种疏 五十四 输

鮔 類 房兔壁之散豹故次室豬二類分明南 食栗豆 承長蛇之稱與集傳義合今按易晉 碩 作 鼠 前兩脚於頸上跳 云 明矣貆音九鄭氏周禮注以編為 解解 碩則 ガノコー 集傅曰碩大也丘光庭曰即 廣 八雅 謂之 碩範古字通用此 形大如風頭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 魁鼠陸機 舜善鳴食人禾苗 所謂河東有大鼠能 碩風即能鼠 和亦誤 凡風之大者若 如能鼠子夏易傳 觌 11 在 殊產種務 也 郭 綿即 河東正與 璞 闹 雅 田 立 中 封 b 雅 具

少足口事之時 状 從 之 珍言生嶺南者好食龍眼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又謂之飛生本州言其好食煙火爪攫飛蟲以食李 說文謂之點首子謂之題嚴爾雅謂之夷由陶 足毛紫赤色脚短爪長尾長三尺飛而生子故尚弘景 一般風矣乃說易者誤以此為五技嚴而陸樂詩疏 而附會之曰碩鼠亦有五技不知五技鼠與鼠殊類 合孔類達曰頭似兔尾黃亦明此碩嚴即爾雅 如蝙蝠大如鴟萬盖非禽非數與蝙蝠同類肉翅 诗起种疏 士五 弘景云 周 四 抑

按蕪夷有二種小者即榆英北人以和短作餅及作醬 女ロ 樞 大者臭惡入藥用此與榆並言其大者樞字後漢書注 易注之失言其有五技立義不確讀者安從取正哉 其不能食苗泰明矣陸珠既知碩鼠之為大鼠又感于 白ラロ 柘葉如榆其英為藍夷計然書藍夷出地赤心者良 記與户樞之樞音義各別 启風 毛傳曰樞莖也郭璞曰今之刺榆陸璣疏曰針 ノノニ 刺

处正四年公言 樹按栲似樗而大樗臭而栲不爾樗葉秋冬赤而栲沒 蔹 絲樗俗謂之臭椿栲俗謂之鴨姿椿皆不材之木也 裏皆赤者為赤蘞今醫書字省作斂其一一枝五葉葉 月開花七月結實根如雞那皮黑肉白者為白数根表 有三種有白發有紫發有鳥發赤些作蔓葉如小桑五 一而光有疎過七八月結苞成簇青白色花大如栗黃 集傳謂似括數葉盛而細要未詳言何外令按發 毛傳山樗郭璞曰楊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 7 詩經解旅 五十六一

美是爾雅所謂藏黃族者本生于山谷奚首陽之無有 之首陽洵人言之不足信也集傳謂生田澤中得霜 华古字通用益地黄也地黄苗可焯食非下濕不生采 苦 之苦按特性饋食禮魚遇到笔用微若苦字或作卡苦 色四出結實大如龍葵子生青熟紫內有細子根白大 如指長一二尺者為烏数以其堂葉相似故皆謂之鼓 所咏者未詳何種要之不出于此三鼓也 毛傳曰苦菜也然苦菜非 一種皆別有名不竞謂

哉 自為一 五祭 收 た日日日八十 軽集傳謂車前橫木失之收有從後收束之意 差以歷錄為東縛陸離之狀矣夫言東有歷録 録然文章之貌增一然字而削一有字文義遂成参 泰風 毛傳曰收較也車後横木謂之較車前横木謂 物而可謂之歷録然哉且古未聞以歷録狀 毛傳曰發於録也一朝五東東有歷録集傳 詩經解筑 五十七一 则 歷 録 曰

章者或因歷録陸離聲相近而附會之耳說文曰蔡 金石口 也頻 朝之來有五一當較一當伏兔一當伏兔上軟亦有 相禁則是歷録者紡車交紫之名而借以言車之發也 絲干等車為維等車者約車也約車相維之繩上下轉 廣雅曰維素對 歷録東交也東交者東之互相交如畫卦交文作人也 五束斬體不可枘鑿恐致脆折故皆用東其東之或金 當前軽一當軽上曲承軾處與之繁于朝者在 車謂之麻鹿麻鹿即歷鹿也許慎說著 非 北 軸軟

とこうる たい 鋈續 義以鋈飾續環盖即今之嵌銅事件作者以鑿鐵作 義甚明廣雅白銅謂之養養乃白銅之名從無沃灌之 求俗學之易喻也 典雅則速敗而已矣益以知古法疏之不可意為增減 右互維務為經固此之謂歷錄抑何文章之有耶器服 或革未詳其制而於東之上更以絲交紫如紡車之左 之制若拘文臆度設使為之以失古人之精意非形不 毛傳曰鋈白金也鄭箋云白金飾續朝之環其 詩經裡旅

他金液灌而得相黏合者哉 則 疏謬往往如此集傳感于其說更云消白銅沃灌其環 曰鋈金塗沃也冶白金以沃灌剃環也劉熙牵文附義 治其上之漫出者施以錯鏡必動摇而不固矣釋名 又改劉熙治字為銷則愈誤矣世豈有已成之鐵可用 而 以鍊成銅片嵌入之岩以銅液傾沃則生熟不相雪 曰兩服兩縣各有兩響而縣馬兩響納之于顧故 軜 四月 毛傳曰執膝內轡也鄭箋云執緊于軾前集 **\*** 謂 ろ 傅

次定四車全島 一 夫以審比六官則響止於六而無八以朝比司會之均 益勝馬有兩轡以左右使而服馬僅一轡當項上其左 六轡如琴之類不論其在手與否而總言之不言八轡 六轡則非止納二轡矣抑致古之言轡者皆云六轡如 載前 放六轡之餘與鄭説為合在軾前則不在兩旁敛 右旋也聽命於縣馬使如集傳所云則彼六轡分岐 入則六轡皆納於朝中而非但二也故注禮者曰朝在 六磐在手按大戴禮曰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 許無押疏 五九

遵之以求通若拘文而失其音義因為臆度則以成乎 膝轡則服可知已要無納中之轡不在手而在手之轡 内字或作納徒云勝內者以朝在中去服近去勝遠內 不入軸中之理毛鄭大戴及見古車之制致古者自當 中 失是所貴乎精思而博證也 而 而無以斂之何所約而使在手且使够馬內轡長繁馥 不可收縱則當其旋車先旋之一縣以為內轡所 項不得轉矣因思毛公所云緣內轡者內音出內 之 拘

邊無勝 欠足四年,在 弛 弓檠 **继馬糧然則付閉者截小竹絕買其中以為馬雖今驢** 弛 馬敬循有以短小竹節為之者益其遺制與士丧禮兩 曰 閉 閉組滕 之而紫縛其裏卒有緩急何暇釋縛而張之哉毛傳 而不用故以松馥之若戎車在報之弓張而不弛使 绁 他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然明器之弓比于蔵弓 鄭注縣緣也此言經勝謂以紀約閉外如緣也 継系也左傳子犯曰臣員羈継以從杜預解云 集傳 1 曰閉弓染也士丧禮弓有松鄭注松 詩經神疏 - デー

回北人 當以毛傳為正 **榎榎今謂之楸似梓至秋垂條如線故** 有條有梅 閨 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數十圍者乃似橙之條出 雅 金りし 則今之所 所云抽條郭 而梅 だん言 初識男人梅說命之言調羹用鹽梅 花唯江南多有故梅聖俞詩云驛使前時 謂梅冬開白花結實酸者一則傳所 條有二種 璞注謂 似橙實酢生江南者梅 則毛傳所云稻也爾雅 以謂之條! 則 乾 亦有 湖 梅實 謂 刖 南 走 稻 粤 馬 阚 枬 L

自南往者故禮記豆實有恭注云乾梅亦可知北方之 此 終南何有又云有紀有堂皆遥望之詞非陟終南而歷 無鮮梅矣若묡唯川點有之既皆非終南所有此詩云 南者遥矚其山阜之參差遠領其荆樣之蒼翠以興望 とこのはんはい 曰條其垫曰梅蓋秦山無樹但有灌养鬱蔥而已望終 歷指數之也則係梅皆非樹名梅當與枚通小樹之枝 君而歆慕之詞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凡 類求通於詩意推詳於物理所謂以意送志而得之 詩經裡疏

六駁 金岁口后有書 雖盡廢舊說而非解也 李解覈如杏子形名著爾雅較為近古足做而梓榆 多蘇駁今俗謂之赤駁糊葉問有包中皆異俗亦謂之 限 隰有一馬已為非常奚從得六而與 已樂樹 極同為山 **木山有而非照有不如李之近水多栽也** 所固有哉集傳以為梓榆存榆一名駁馬皮青白色 子棚此木既有駁名爾雅駁赤李的弘景謂之南 毛傳以駁為食虎豹之獸則是不恒有之熱獸 居

賦清人義例正同則此詩哀公為申胥作也若所賦 無衣 **免巴口自公前** 亦云然吳越春秋亦曰相當作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 天子出秦原公當襄王之末造王靈不振無能有命 知所謂王者何指耶毛公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 古詩如子展賦州蟲之類但云賦不言為賦也序既以 日無衣云云為賦云者與衛人為之賦碩人鄭人為之 ,利用兵而鄭氏因其次于渭陽據為賣康公之詩不 春秋申胥乞師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劉向新序 詩經秤疏 為

與子偕行言隨申胥而往也其為答申胥而救楚之詩 離之君子為秦民哉其言王者因焚之借號對其臣而 乎蘇氏轍口春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舊時而稱先 年晉之有公族公行在成属二公以後當魯成襄之問 王之也子者斤指中胥也于曰也言楚王命我興師也 王說尤附會車辦腳戲之風自夸其殭而已豈復有黍 征討之事安所得三代有道之事而稱之哀亂之天下 明矣舊說刑詩止于陳靈乃黎侯失國在魯宣公之末

金少口压石量

臺後于旄丘清人先于釋分証以年代為次序即則 处記日中公前 年代之先後如載馳後于定之方中河廣先於木瓜新 勿疑此詩之連黃鳥而先涓陽矣守一先生之傳而不 刑六經當殘缺之後編次隨先儒之記憶固不可以為 秦哀有救患之義中胥立誓死之誠故節取之存而不 孔子刪詩在魯哀公十二年以後凡前此者皆得錄馬 參考之他經所謂專己而保殘也 陳風 1 待紅种疏

食 雄 而長五六月附細黃花成穗隨即結實如胡荽子可炒 州 麻 為 金少口压 蒙麻號 約則禁大圓而 雄者為桌麻雌者為直麻直麻者三年之長所 亦 謂之大麻一名火麻葉如萬一枝七葉或九葉葉 分别也緣今所績以為布者緊用約而不知用 可榨油其垫皮可剥漬績之以織布及優實有 而無别按麻一名麻廣爾雅異謂之漢 麻約令人不餐集傳曰約麻屬則亦未能 有失面綠背白有芒刺無花子細 麻本 麻 服 馭 雎 故

枲 とこうう 鴆 何據而加鳩字鴻鴞之為鷦鷯非惡鳥也明甚况鴻自 鷃 麻 曰白於古人以為吉服大抵麻之類不一有人麻有於 不可食今南方偏數之于諸麻為堅納深之白如雪故 鹅自 有策麻有唐麻而脂麻南麻皮不可續以其堂葉似 **鸺鹠更無及據唯禽經注怪鹏塞耳云是偽餡當** 故亦蒙號要之徒言麻者則火麻是也 毛傳鴉惡聲之鳥集傳乃云鳴點惡聲之鳥不知 鴻鴻 1111 親自鳴為尤無容混而為一集傳則直以 3 持經秤旅 1947 緣

草 止萃聚也此鳥聚犀于叢棘之中岩鶴 蓋伞之所 金片 能 非 禍 此 可為美權又可為炙莊子曰見弹 遠飛行不出域陸環又 且實 鶴 鳥俗謂之畫鳥皆足證為之別為一 稅 ᄪ 鹠 為陸珠疏曰為大如斑 月全世 異 **誼賦言容止甚都偽飢既惡盲昧固不得赞** 物志 謂竹雞俗呼為泥滑滑 曰 鷄 如 ٠,١, 雞 巨賈誼 體 鳩 絲色 有文色異俗 所赋 者是已故 而求為炙妆儿 坪 類而非鴟 鶹 鵩 雅引 鳥是也 则 曰有 俗證 謂 孤 飛 ż 鴞 其肉 犸 形 鹏 言 而 介 不 不

免足四年 Allo 武王定天下周公管维邑特開脩道路而有周道之名 周道 路 書所謂通路于九夷八蠻者是猶秦漢之馳道今之官 都雅但後世不以為惡鳥與毛傳異乃古今避忌俗尚 不同與鵲烏吉凶同理未可執以為疑 也 曹風 檜風 周道者天子处守諸侯會同所由往來之道自 7 詩經律疏 介五

者為是且渠器甲下有翅甲有衣之象馬翅在其下有 孳母蟲邪生粪土者名渠界則如毛傳當以生養土中 南 有二一生水上一生粪中云生水上者一名朝南高誘 此則一名深思者也二蟲彷彿相似而生水上者但名 所謂晨生養死之蟲生水上者狀如蠶蛾一名葬母海 而長有角黑色甲下有翅能飛夏月而後截生糞土中 謂之與邪者是也其一似蜣螂而小大如指頭身狹 毛傳曰蜉蝣渠器也晨生暮死今按蜉蝣之說 冬

金少口

鸠鸠 木槿開後數日方姜初不如金錢花胭脂花之決于墓 變化而非死但不久于其類耳古人亦多已甚之言如 蝣矣若晨生暮死之説大要未足深信淮南子曰蜉蝣 裳之象馬故曰衣裳楚楚則尤足證其中生者之為蜉 落而謂之展開養落耳聞之不如目見信 人所畜飼其生其死無從知之蝎蜣螵蛸之類大抵多 不過三日阮籍詠懷詩云蜉蝣三朝此微子之蟲又非 毛傳鴻稿精勒也結鞠 集傅因之而又增

た三日草 /is

7

詩經鄉旅

之曰一名戴勝戴 戴成四月至書 鵖 布穀梁楚之間謂之結結問魏之間謂之擊穀自 **鴻縣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 與布穀為二種而以鳴鳩為鵲鴝 西 鴻鳩鶴鶴 謂之戴為武謂之紡點自 謂之布散是方言之所謂尸鳩者爾雅之鴻狼也 及 為以及戴属郭注云 鳥鳥 郭注云今之布穀江東呼為該穀爾雅 凭勝 即今之布散也愈增殺為矣弱 财 謂之鷗 而西或 则 猫 躬 互相紊亂方言云 謂之鸚鷗又 碼 即納自 知戴 鮗] 峢 又曰 勝 而 雅

飲定四軍全書 鳩秸鵴布穀一鳥也鴻鳩戴勝鷓媽一鳥也布穀頭不 非 **鴻鵠鵝益以鳴鳴宇相近傳寫之誤實則鳴鳩勘** 非 桑鄭注曰鳴鳩趙佐農之鳥戴勝織紅之鳥然則 同物異一戶鳩戴勝也按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與水與名戶鳩戴勝也按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 **鴻地郭璞拘舊文而未之答耳今據實辨之曰鳴** 也廣雅日擊穀搗點者報也戴編戴紅點鴉澤 執爲鳩為布殼非戴勝以辨揚雄之非而不自 謂布穀者兩雅之語鵝也郭璞據爾雅鴻鴻結鞠 詩經科成 爾 知 其 鵴 雅

持泰 戴勝婦 茸 聲者故謂之鳴鳩從其實而名之也若鳴鳩則以 合非若鳴鳩之飛鳴而無定集其鳴也聲小而 聞 也其鳴善變而不止故馬行逐婦書曰口如布穀以多 殼或云脱却布為農人候之以下種故 毛故曰戴勝而月令言降于桑與此言降桑相 故降而後知之崔豹古今注云鸲鹆 名搏穀一名郭公其名聲令人謂之曰播 人頭 所戴老勝口 且飛 且鳴故月今曰拂其羽 觀得異益 鄭氏曰趙農急 不能 頭有 為 歌 遠 名 百

大臣日日とか 一七分其來也後于布穀值桑蠶之時而集于桑故曰織 以郭公為鴻鳩宗懷在蹇以複穀為夏扈毛公維鳩居 為鵑船皆互相雜亂而非實今定鳴鳩為戴勝結鞠布 其似山鵲而小短頸青黑色多聲者布穀也而郭璞以 詩及月令之言自涣然水釋矣若陸佃以鴝為為鸛鹆 紅之鳥二鳥之較若列眉格物者即物窮之而參印以 前古教語之拔哥此鳥每飛以犀生類蕃行故曰其子 之傳以鳴鳩精鞠為鳩鳩鶻鵃朝也而陸幾以為辨鳩 詩經 排版 究

勞之文義正協集傳曰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師伯 金グログノフラー 與勞之文不屬矣且當下泉之時王靈雖不振而玉步 穀為鳴鳩犀疑悉社矣 為曲沃所滅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部始封之君益文王 郇伯勞之 王也鄭箋云覲禮于天子是已四國有來與者師 四 改置遂無王乎自宜以箋為正 國有王 郇 商領莫敢不來王左傅宋公不王皆謂 1 國在今山西平陽荷氏縣魯桓公五年 伯 觐 iP

とこうました」 一個 宗伯為上檳小行人為之丞而檳之益于時郁伯為宗 者覲禮所謂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也周禮大行人上 謂是成王之弟者成王之從弟郇第二代之君也勞之 越宗伯東禮以将王命而後則上下交慢如凡伯之弗 伯而奉使以勞來王之四國作此詩者憶西京觀會之 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迎勞 于畿及郊勞眠館為丞而擯鄭注曰王使勞賓于郊 之庶子故左傳曰文之昭也逸周書郇叔虞叔孔晁注 持经押疏 至九]

多方四母全書 賓軍子之不敬而諸侯亦散叛而不足以存矣集傳承 七月流火 毛鄭之説謂師侯為州伯治諸侯有功于文義不合 日皆以太易之宿為中星心宫月而次居五非中星也 房心尾其也其中星房也非心也秋星界冬星虚皆前 國尚書注曰火養龍之中星養龍者東方七宿角亢氏 三後三而處中二十八星之配七政也星房虚昴其宫 巫 風 毛傳火大火也集傳謂大火心也按孔安

Kal qual Askin 考工記龍旂九存以象大火唯尾為有九星則尾亦大 **養龍七宿唯角九緊乎攝提而以下五宿皆名為火書** 十六星者房四氐四心三尾九箕四與鉤鈴二也然則 云正歲季冬火星中季冬旦中之星氏也則氏亦火也 舉而不僅紀中星亦可通于夏之中火也鄭氏周禮注 火也氏尾皆為大火故春秋繁露曰大火二十六星二 但書言中春星鳥爲者南方朱鳥七宿之統名則又緊 謂日水星火者因與星鳥之合三鶉而言鳥等矣故 耐经排疏 ナナ

皆為大火此西流者以舍言之則非獨言心可知 之名專屬于心對三親而言其舍則氏房心尾其五宿 非五十不衣帛庶人之服精者系布羅者氣褐也集 之褐从衣音同字異而義自別古無今之州鄉人時 者為褐許子衣褐贱者之服廳也織毛之毡从毛廳布 褶 于心或食于味味鸦火張也對鶏火而言其精則大火 行天文志云氏房心大火也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 許慎說褐魔布衣也益絲桌之精者為布桌之廳  大足の自己的 一 秀婆 遠志三月開紅白花按不祭而實謂之秀苦藝遠志既 莲艾花如牛蒡子花又爾雅英綠棘党郭注云遠志也 苦葵丘光庭以此為月令苦菜秀之苦菜妆苦葵葉如 必不可從者也 以孤程之毛為揭者而表褐不同尤其易辨此集傳之 獨乃羊毛所織而孤狸止任為表盡古今通夷夏末間 謂一之日于絡一章為終無褐之意既於褐毡不分且 傅注俱不言藝為何草許慎曰劉向說此味苦 詩經押疏 キー

就韻 之物而警時變猶夏小正之記麥秋也警其秀而後知 其要故不曰葽秀而曰秀葽古人屬辭之工非選句以 物 不禁而實正當四月而秀多生田野正與詩合此章紀 皆有花皆非不榮而實而遠志花開三月于時又異則 非彼二草明矣廣雅云葽莠也莠俗謂之狗尾草似栗 貉 以占寒候草之将實歲之晏也故首紀秀要見早登 رك 絡兵祭也鄭司農衆讀如為鄭康成讀如陷周

人とり ライン・シャー 故有兵祭中冬教大開遂以狩一之日于務者祭表務 方言及廣雅謂之春泰郭璞曰江東呼虴此 絡既失混亂若集傅云貉狐狸也尤誤新似兔狐似 斯螽莎雞蟋蟀 禮有司表務于陳前向祝掌表務之祝號田雅以講武 似貓三種縣絕孤且非狸狸且非孤而况納乎 狩也陸個云往祭表務因取狐狸之皮為裘是已舊 如户各切則以後代務新字五用因以善睡之新 斯鑫毛傳曰此野也兩雅謂之重益 詩經辨城 キニ 蚯 城 今 按 為

金分心 言 虴 重 絡 身赤首一名天雞與二雅合其感于崔豹古今注以為 **閩粤人生啖之涉雞樗雞也爾雅翰天雞郭璞曰小蟲** 斑 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廣雅曰樗鳩樗雞也盤 雄者誤也陸 受云如蝗而辨色毛翅數重謂毛翅 謂之蜻奶亦曰旺孫廣雅謂之起促織促織今所 蝥 則是而以為似蝗亦誤也若蟋蟀則爾 貓安青也益連類而廣異名實一蟲耳陸個 好入人葛衣中 雅 謂之基方 曰 黑

上亭長在芫花葉上者為芫青其翅具雜采者為盤 集傳乃合三蟲為一謂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則既不審 牀下皆謂蟋蟀初未言動股根羽亦謂蟋蟀文義甚明 紅娘子在王不留行者為王不留行蟲在葛上者為葛 于物理抑讀鄭箋為已疎矣蚯焰自五月初生至八九 各為類而非互變明矣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 有之或嗣以賭賽身灰黑色股肥與短善鳴此三蟲者 月尚多有之未見其變為蟋蟀若莎雞唯在豆上者為

沙足四草全書 一門

詩經辨疏

盍 金グログ 臣 蹄彼公堂稱彼兕觥 可淺心讀也 而蟋蟀無翼而躍蚱蜢青長而蟋蟀黑短紅娘子有 而妊妇可食促織可畜玩其相去如秦越且唯 聞能化蟋蟀虴 有翅故曰根羽唯虴 此言疏堂稱 人室中故自野而至冰下詩人體物之精如此尤 能在 **晒大而紅娘子小紅娘子有翼以飛** 滌場納稼之後于君饗屋臣義 鄭箋曰國君 蜭 躍 而不行故曰動 間於政事而饗屋 股唯 促 红 娘 織 不

决定四草全等 一 典其說為通周禮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序者四 容而沉幽公之堂乎鄭氏月今注引此以為大飲烝之 豳 忠爱其君之甚殺羊以獻其君舉酒以祝其壽然環 序也在國之西郊故毛傳曰公堂學校也殺羊者大夫 舉稅以獻醻野人無禮喧極狼藉豈復有上下之章且 相屬故集傳以為民進酒於君而曰公堂君之堂也民 國之民井具羔羊朋酒既大勞費而集于君之堂上競 國雖小但有千井即有萬夫阿房建章之大不足以 詩經行政 十四

誓而何所野子下云萬壽無疆則其非誓衆亦明矣 之禮黨正下大夫也而治其事故雅用羊朋 誓家則以此罰爵于義亦迁我姑酌彼兕觥亦将何 適 酒 酒禮所謂尊而壺于房户間也既非夫夫井井而具羊 亦君所不臨民以自脩其歲事繫之滌場納稼之後 凡以角飲者或曰解或曰飲義皆通毛傳曰飲所 也許慎說解飲酒角也又曰就児牛角可以飲者 相協合兕觥則鄉飲酒禮所謂獻用爵其他用 酒者鄉飲 解 所

とこうから とれい 女下民或敢侮予緊于弱枝易于飘動故又曰風雨所 檄吳文云鷯鴻之鳥巢于葦苔以詩言之鷦鷯之為巢 莊子所謂鷦鷯者也故趙收孟子注曰鸱鴞小鳥陳琳 准廣雅曰鷦鴻鷯鵝果羸桑飛女匠工雀也要其實則 鸱 方言謂之桑飛一曰工雀一曰果贏一曰女匠一曰懷 也坚固故曰綢繆牖户其托巢也甲人易侮馬故曰今 小其像火如錐取茅秀為巢以麻然之縣著樹枝是已 鴔 爾雅鴟鴞鵯鳩説文亦同陸璣疏云似黃雀而 79 詩經構頭

也 叔義也若斤之以食母之鳥詠歌而流傳之是不仁 之泉鴞名異類殊何容以彼易此 實相遠者如熊熊非熊雕鳩非 使詩意怨誹而傷失忠厚温柔之旨按鳥名有相 而集傳 金分四月至書 鶏自 璞以鴟鴞為鴟類禽經注又誤以為伯勞已為清 然則此為鴟 鴞 乃曰鸡鴉偶鹠惡鳥因不以我為鴟點之自我 鵬 也傷鷗自為傷鷗土泉 "點之自言而非告鴟鴞之詞審矣自 鳩其類不一鴟自 且周公奉王以誅 卋 音 澆 枵 不 也爾 雅 鴟 ÚŢ 鷂 就 而

とこういとかり 鳥巢比王室鳥子比成王殊失君臣之禮王室而曰我 一鳥名之誤廢舊說而陷周公于祖怨天倫之愆且以 室王而曰我子又以恩勤自誇尤為驕題自當從鄭等 世臣之子孫以黨屬周公而得罪者于義極順集傅以 命臨之亦止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而已公于此固有 故大語多士多方一未言及二叔之罪蔡仲之命以王 不思盡言者故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何忍以至不仁之妖鳥比其兄哉鄭氏以鴟鴞比周 诗经押政

金灰四年名書 亡疑 焦 儀 本水禽也時雨将降 大唼而不啄螘不足供其一飽且亦不能啄微助之 鸛 鸛鳴于垤 者 以實及之有二種觀食蝗者小鳥亦襲觀名 日焦明為 正此詩之本義垤水上小丘也故丘光庭曰據詩 知雨之鳥其大如鶴俗謂之老鶴取魚而食喙長 雨 毛傳曰坯塩冢也集傳因謂觀以食塩 備 吳淑賦曰數室中之思婦集水上之 則得其所而鳴一名焦明樂 上其本名 動 螘 石

人三日 三十二 上環環瓜之脱華處不尚帶者帶苦也瓜苦瓜之苦也 是若務巧而失實則釋經之大病也 有敦小告然在栗薪瓜為人割去僅留其帶於棚上敦 義自明若以苦郁為瓜苦則古人言瓜非敬言敬非 有敦瓜苦 之文勢此垤不得為蝗冢盖是上之隆鋒近水者其說 敦然聚現秋色荒凉之象見矣經言瓜苦不言苦瓜其 不一唯甜瓜正謂之瓜甜瓜之帶極苦故禮記言瓜祭 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瓜之類 詩經辨疏 き

金岁四月百十 故曰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瓜敬之不相通久矣 當於下按爾雅婦人之禕謂之為又曰為矮也郭璞曰 親結其縭 婦纓之纓也女子十五許嫁笄因著纓明有繁故既嫁 **矮也矮一纓也此結結者即昏禮所云主人入親說** 親結之若母結悅不當言親按許慎說矮緊冠經繞 今之香繆然則禪與矮皆有為名而此言親結者言 傅因之則是以總為於下垂之悅矣芾亦謂之禕正 毛傳曰為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於結於

匍 半謂之柯半矩者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獨斤柄二尺柯 伐 斧柄三尺上古之事質不別立尺度即以斧斤之柄為 則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凡為車之事皆以此 為法度故爾雅曰柯法也所謂其則不遠也言其長短 人口可能 公前 **冠于帨于履皆然益以終為之** 而婚親說馬說而謂之結古語多相及借用猶治之言 柯 耳又許慎說為以絲介履凡以絲結者皆名為繞于 考工記半短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獨 ্ 許經解院 一橋有

	1 - 1 12 12 12
.	工   為   撰   数
2t	本 与 后 石
詩經程疏卷一	一丁之序篇
310	10 2
(在)	
秤	
24	山山市
がた	與 及 ]
*	
20	
	31. 11.
	10 F17
	日上次
	7
	何不
	1 2 12
:	
	1 20 73
	其柯
	nen
	即一
	一一如木
	由目
	1 17 1 4 1
	云子 為之但求與斧孔相入耳何所容其睨視如中庸之所博厚之尺度可近取則也不然則柯一直木耳可任意
	1 2 1
	所 音